

西班牙詩歌選譯

黃 藥 瓶

詩歌選譯之五

1 0 4 2

目錄

給國際縱隊.....	R. 阿爾培特.....一
蓮娜峨登娜.....	L. 瓦列拉.....三
看，那些士兵.....	F. V. 拉摩.....八
約薩哥崙，人民的隊長.....	M. 阿爾託拉格爾.....一二
給費塔利科.....	E. 怕拉多.....一六
你沒有死.....	R. 阿爾培特.....二八
西班牙是不能够被奴役的.....	V. D. 渥達.....三〇
威拉佛蘭加的民警.....	P. 加爾菲亞.....三三
誰曾在這兒經過？.....	A. 阿帕里西峨.....三七
被放逐者.....	A. S. 拍拉查.....四一
卡爾庇峨塔.....	M. 阿爾託拉格爾.....四七
譯者的話.....五五

給國際縱隊

R. 阿爾塔特

你們都是來自遠方，但距離

不能在你的心裏生出什麼界限。

人生總有一天要死，或是死在疆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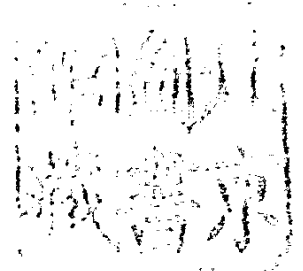
或是死在城市；但是，你們却卜葬於此鄉……

你們都是來自各方，或是小國，或是大城，

有些更來自寥僻的不知名的所在，

現在都聚集在一起來幫助我們！——

那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夢想，那夢想賜給我同樣的靈魂。



你們從來也不知道我們的城市的形色，

可是你們的不屈的威信已在這裏建立了一個防城，

你要防衛這一小塊土地，你要在這兒葬身，

你一點也不害怕；碰見死神就好像熟人。

請你們都在這裏同我們一塊兒奮鬥吧，——

這裏每一顆樹，每一粒光明都在這樣期盼。

這一種期盼可把大海推移；你們都是我們的兄弟，

瑪德里因為了你們的名字，將在暗夜中放出光輝。

蓮娜 峨登那

瓦列拉

不管摩爾人在格爾那達，
但馬拉加還是守得緊緊，
在往格爾那達的路上，
忠勇的國軍在那兒急進。

蓮娜帶領了先鋒，
屏息着氣息前進，

這是她從未走進的這路，
這是她視死如歸的路程！

她已警告着她！

但她一些兒不管……

她的汽車向前而急馳，

她一點也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蓮娜峨登娜，蓮娜峨登娜，

以後我們再也看不見你的音容，

你那宛然的微笑？

你那閃爍着的勇敢的光輝！

再也聽不見你那煽動的言辭，

燃動我們的胸中怒火，

在共同赴死的路上，

你首先陷入於敵的奸謀！

我們在諦聽，諦聽；

但答覆我們的，只是一些沉寂；

只有麥田裏微風吐出一些嘆息，

路上捲起了黃塵。

你的身軀倒了。

但你的血液將浸潤於橄欖園中，

悲慟戰登娜，悲慟戰登娜，

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寶貴，

我們願意為你復仇而死！

同志，你已經去了，

但我們的革命還是永生，

我們的革命還在前進。

從馬拉加到格蘭那達，

大地，麥田，和濃蔭的山林，

牠們都認識了西班牙的婦人，

這些婦人再也不認敵人，

從馬拉加到格蘭那達。

我們總隊伍已勝利地前進。

高我們總心裏都充滿着愉快。

我們都是爲了紀念你呀！——

看，那些士兵！

。 。 。

你記得嗎？母親，我會對你說：

可他們在徵兵了，母親，誰知道他何時才能回到故鄉？

現在又來了，老的，少的，這麼一羣。

看，兵士們在唱革命歌，母親。

他們現在自願投軍，前進，前進！

他們的心在一股兒跳躍，

你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的歌，母親。

那不是罌粟花，紅耀了他們的手臂，
他們擎的是紅旗，他們的真理，
是斧頭與鐵刀，自由的標誌，
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的歌，母親。

拉出你的手帕，揮灑，那是紅的！
不害怕，母親，他們永遠不會退却，
法西斯一踏上我們的土地，就再不得回去，
不管他是挾着短鎗的主教，是國賊，抑是將軍。
看，兵士們在唱着革命的歌，母親。

不要去再憶記着那收成，雖然麥田已被鎊了。

這熾火的是祖傳的暴君。

是地主的惡謀和他們的豪情，

讓這可恥的沒有自由，沒有麵包餓過去。

永遠埋在進行中的士兵的腳下！

看，士兵們又在唱了，母親！那革命的歌聲。

安達盧西的農夫，無家可歸的窮人。

還有金鐵鑼鳴的北方的壯士。

還有水手，自衛隊，與忠實的民軍。

他們都走向這一條大路——那是西班牙之偉大；

沒有等級，沒有密敗，只像一團火蓋。

看，母親，那孩子的眼就像朝陽似的閃爍，
他手裏的旗幟是團結的象徵，

不管是生還是死，他的血都像光茫的火星，

反對法西斯蒂呀，保衛人民。

看，母親，我們團結得更緊，

這是國家的精選，忠實的士兵，

我們的人民是忠實於和平。

看，士兵們又在唱了，母親，那革命的歌聲。

約薩哥崙，人民的隊長

M 阿爾託拉格爾

大風在你的頭下盤旋，

發動機在你的耳朵裏怒吼，

從這兒，你聽見了咒詛暴徒的聲響，

「保衛祖國喲，保衛西班牙，保衛人民」的呼聲！

啊，你，人民的隊長，孤寂地翱翔於空中，

當你俯身下瞰時，你一定會滿心悲憤。

你看一看吧，這些你所愛的江河與你所熟知的原野。

你縱使是沒有心腸，恐怕也要泫然流淚！

在農夫的田野裏再也看不見金黃的稻子，

在葡萄園旁邊只是一片荒蕪！……

叛徒們的手掘亂了我們的田園，

河水裏泛濫着人們的鮮血。

啊，約薩哥爺，請你要認清下界：

雖然你已冲上了雲層——

你要注意意大利人，哥特人，摩爾人的巢穴，

你要去掃蕩那地獄的王庭。

但是回頭來看一看罷，這初起的朝陽，

看一看我們嘴，你的忠誠的伴侶，

在山谷與農村，在市街與田野，

人民都在聚集着，高舉着旌旗；

他們在高聲發着約誓：

西班牙不會滅亡，西班牙不會屈膝！

只要你不怕死神的呼喚，完成你歷史的使命！
隊長喲，這就是人民的呼聲，你聽，你聽！

大風已在你的頭下停吹，

不管是死在歡迎，你還是去如飛濤。

你自己連同那機身，就是唯一的武器，

我們眼看着你毀了，當你在投擊敵人，

啊，約薩哥崙，人民的隊長，

我不會替你寫成一首憂愁的輓歌，

我只願你的威名正如同火，

燃燒起人民的作戰的熱情。

我們在挖掘戰壕，受着你的精神鼓舞，

我們誓爲你復仇，這是我們的任務。

當摩爾人已經死了，哥特人已被遺忘，

當羅馬人已經逃了，奸賊已經腐爛，

但是人民呀，永遠會歌頌着你的美名。

給費塔里科

五。附錄

我回來了，我想我應該知道這條街，

這街旁邊有着白楊樹在那裏排列。

在我的年紀還輕的時候——就是在昨天，

牠們還用着我所懂得的語言向我低語。

啊，白楊樹囉，難道你沒有一句話來歡迎我——

我還歸來的旅人？

是什麼使我們生疏？我們中間是誰先各自忘語？

難道你那春天的液汁沒有輸進我的血管？

抑是我的心亂了沒有弄清？

請說罷！

你，西班牙的白楊嗎，難道我們不是弟兄，有着血統之因？

你說！這些是什麼外國語言？你學了些什麼話語？

今年的天氣，

風是這麼寒冷！

什麼東西給凍僵了呢？

那正是我的熱情！

那是什麼鐘聲？

（並沒有鐘聲近此）

它敲着喪鐘，

好像死了什麼親人？……
它震盪了我的心靈！

肅靜，肅靜，

這可咒咀的裂簾！

你那漫長的音響，

攪亂了我的血脈，

摧折了我的心肝！

我現在已處於危難！

我必須做對誰人？

什麼東西能來維護我？

是不是我的眼睛已經不靈！

啊，我的眼睛，

已給狂颶所刺割，

我已經失聰！（註一）

退潮囉，從我的血管裏

退出了急響的洪流，

「記憶」去追尋罷，

我過去之願曾經！

啊，罪惡的，仁慈的

可咒詛的土地——

我可愛的故居！

它正用着盲了的雙眼

歡迎着生人！

不，我是在睡着；我是在作夢。在我的夢裏，
正如死了的河床再也不流，

我怎樣去找尋我以前所認識的東西，

如果我自己都還死生不辨！

我的夢，正像失去了翼的憂愁的鳥兒，

它正像個幽靈渡過了園林，敲過了城市。

直向你所去的海灘。

那兒我看見你胸前給火焰釘住，河水在逆轉狂鳴；

但是你呢，你已經沒有了聲息，你已再也不替什麼擔心，

雖然太陽在安撫着你，而你沒有陰影。

你失去了的是什麼呢？是什麼東西在這兒已經不見？

朋友，我來自紅色的瑪拉加。

那瑪拉加是這在海灘，

就是當我在睡眠的時候，

我也還是嘗着魚，鹽，

沐浴着光明，和耀眼的水花。

那兒的太陽是終日晴朗！

當我從那兒起身，我是充滿着快樂！

爲什麼一到這兒，太陽便隱蔽了他的顏面？

是什麼惡夢跟着我北來？

跟我闖入了瑪繆里京城？

朋友，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

我帶了許多好的消息，來自那遙遠的海邊！

我很歡喜你們都是這麼完整，這麼機敏，

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哨崗。

但是不，費塔里科那兒去了？

爲什麼費塔里科不在這兒？

我有最好的消息帶給費塔里科——

那是要他親耳來聽。

他答覆了我嗎？不，那是白楊樹上的風聲，

從一枝樹到一枝樹，這個點頭那個點頭傳遞着習辭。

但我永遠不相信他們的話語。

不！不，我在睡覺；我在發夢，我不會問那天上奔流的明月會

失落了什麼。

我也不會問——橄欖樹的樹枝爲什麼老是拳曲陰沉。

啊，費塔里科！你真是逝如流星！

經過一番痛苦——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把求知道事情底蘊的熱情冷卻，也算是聰明！

唉，正如水花從浪尖飛散，

讓我把所有的問題都概行打消，

讓我睡吧，沉睡不醒，

沉睡時我也許敢同一切的真情見面。

但這也是徒然！

就是在沉睡中，我也忍不住這其中的痛苦。

你在那兒呢？費塔里科，你也聽見了我所能聽？

我不相信，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我懷念着你！

在我對你的記憶裏有着子彈飛鳴。啊，牠們是怎樣困擾着我！怎樣困擾着我！

瑪拉加的海灣有着不少的鐵魚，

鐵魚們閃爍着萬千的眼睛，

這些眼睛拱衛着瑪拉加港口，

使牠穩定，使牠不受攻擊於敵人

從紅色的瑪拉加到格蘭那達，

紅巾在飄揚，鐵在鏗鳴，

吉柏賽人和漁夫鑿天都在前進。

費塔里科喇，他們將有一些贈品，

帶給你那黑色獄卒！

由紅色的瑪拉加到格蘭那達，

由海濱裏的漁船跑出了

吉柏賽人和水手之羣，

你能够聽見他嗎？他們在說些什麼？

你能够聽見他嗎？他們在唱些什麼？

那就是，把那些獄卒判處死刑！

那就是，把那些獄卒判處死刑！

費塔里科（註二）請等一等我！請等！

我必須同你最後一談！你看，

我已從瑪拉加派出一批隊伍到格蘭那達，

那長長的隊列是沒有窮盡！

費塔里科，我有許多話要同你一說！

等等我，等等我，我的友人！

註一：這一段的意思是說這位大詩人死了，對於他就像沒

有了眼睛。

註二：費塔里科，加爾西亞洛爾加是西班牙近代的偉大詩

人，他於一九三六年在格蘭那達被法西斯所害。

你沒有死

R. 阿爾培特

死在烈日，狂風，暴雨。嚴霜的下面，
死在砲彈所貫穿了的牆屋的旁邊，
滴瀝的血絲黏在草尖上呻吟，
你的歌呢？啞啞，沉默！……

你離開這曾經誕生你的悲哀的土地，
你現在已變成驕傲的種子埋入深溝；
這個溝早就給戰爭鎗鏟所掘好，
現在，無情的手就把你這直挺挺的軀體埋藏。

這不是死亡，而是下種，在你的死裏有着新生的苦痛，
在大地的硬壳下面，生命會倔強地生長，
好像是麥田裏成熟的花會從薄薄的衣包昂首，
青春將變成死的戰勝者，青春將會重生。

誰說你是死了呢？——不管彈丸在空中飛鳴，
大砲在遠方狂吼，不管鎗聲在急響，
人馬在紛騰，葬禮的祝歌壓倒了這些聲響，
西班牙在傾聽着對戰死者的光榮的稱讚。

兄弟，你在永生，生命永不會被忘却。

同我們一道唱罷，
面朝着生命，面朝着自由的風，自由的海，
用我們的集體的喉嚨來唱罷，
從這無盡的麥田，無盡的山崗，
你並沒有死，你是我們自由的新的青春！

西班牙是不能夠被奴役的

L. 歌 譯寫

西班牙的人民，西班牙的人民，
從來就不會流淚！

就是在殘暴的安格瑪達之前，
或是在菲力第二的年代。

自由的，工人的西班牙！
對於民主的敵人，
是從來也不知道退避，
在摩拉和弗蘭科之前。

在君臨一切的格波之前，

他是從來也不會屈膝；

他只有在戰場上，面向敵人，

她永遠都是守住自己的崗位。

西班牙的人民，西班牙的人民，

在法西斯蒂的專橫面前，

在這個時代的苦難面前，

他們是知道怎樣來遏阻眼淚。

自由的，工人的西班牙，

是永遠不會俯首於

那罪惡的教皇與神父，

他要把牠們掃蕩乾淨。

西班牙的人民，西班牙的人民，

他是知道怎樣來保衛自己，

他們已把自己的血和肉，

貢獻給那強悍的山陵。

西班牙的人民，西班牙的人民，

他們都衷心地熱愛着自己的土地，

他們要保衛她：

這人民的西班牙，——自由的大族！

威拉佛蘭加的民警

P·加爾非亞

安達盧西在那裏沉睡！

疲倦的風在燕窩着

那金黃的垂頭的小麥；

太陽在灼熱着人們的頭，

低垂的眼鏡表示着沒有氣力。

在威拉佛蘭的街上

悲哀的號哭與哭泣……

現在，自由的呼聲

像暗天的霹靂，

牠呼喚着那些在恐慌中逃難的農民。

他們的眼睛會注視過死亡，

至今還露着倉皇的顏色；

但現在他們已從西拉高原回去，

眼裏閃耀着新的歡欣。

啊，重新又看見了自己的田園；

在威拉佛蘭加街上，又來了民警。

安達盧西的民警，

堅實的身軀，褐黃的鬚髮，

他們會用着他們的雙手，

捍衛着自己的家鄉；
現在，他們荷鎗實彈排成了行列，
消滅了殘暴之輩。

於是安拘拉司令，
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導師，
用着他的衷心的演說，
傾瀉着喜悅的演辭，
圖書館與學校呀！
營房與障礙物呀
整個廣場怒吼出
青年，婦女，的呼聲；

在街頭還有些老年人
擺着莊嚴的面孔在那兒諦聽！

整個村莊都在復興，
大家的心都在跳躍；

仇人見面，格外眼紅；

這兒逮捕了叛國的罪人。

來呀，那兒又來了

威拉佛蘭加的民警！

誰曾在這兒經過

A·阿帕里西峨

看，這麥田在燃燒，

水在那裏怒噴，

看，這被劫殺的家屋

一切都是怎麼沉熄和荒蕪——

受了鎗傷的田野啊，

告訴我，誰曾在這兒經過？

是誰把那可愛的橄欖園

燒得冒烟？

是誰把那葡萄藤變成焦炭？

是什麼害蟲把人們愛護着的花園損壞？

告訴我，誰會在這兒經過？

這破爛而流血的家鄉，

這憂鬱的空氣，

這鮮紅的血跡和混亂，

牠籠罩着

那極端失望的證明，

告訴我，誰會在這兒經過？

是什麼惡魔在我們的田地裏，

來一個晴天的霹靂？

是天上的什麼雷電，

或是恐怖之火，

來把我們的家鄉搗毀？

告訴我，誰曾在這兒經過？

在那受過暴風所摧殘的田野，

狼藉地睡着一隻手臂，

他手裏還拿着鋤頭，

但已經和手臂失去了聯繫；

眼看這隻手已沒有用了，

告訴我，誰曾在這兒經過？

是怎樣旋風般的忿恨，和無恥的破壞，

是怎樣罪惡的復仇，

是怎樣飢渴中的野獸，

牠們用這樣的步調來掃蕩這些土地，

告訴我，誰曾在這兒經過？

啊，失望的呼聲只作徒然的呼喚，

啊，是什麼仇，什麼恨，什麼火，

什麼可怕的災殃

從天而降？

可是農民的心裏早就有個答覆：

「我知道誰在這兒經過。」

被放逐者

A. S. 柏烈森

我曾經親眼看見，
那襤褸的逃難之羣——
在公路上騾馬！
安達盧西的農民們，
老是跑着，跑着，
跑到那兒去呢？
大家都是茫然若失……
我曾經親眼看見，

人羣和馬畜，

在大路上直奔——

奔向科爾多巴……

在橄欖樹下，

樹蔭當作了居廬，

他們在追念着那難忘的和平日子。

但這又有什麼用處？！

我曾經親眼看見，

中古時代的慘痛的形影，

在西班牙的國土裏

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比這些更可怕的罪惡。

這兒是血的證據！

這些罪人們的靡靡的足跡，

還有那空洞的聲音，

老是重複着虛偽的空言！

我曾經親眼看見，

那些法西斯，摩爾人，和地主，

他們爲了要得到賤價的報償，

不惜出賣了祖宗的國土，

這些唯利是圖的叛賊，

只有猶大才能夠了解他的心肝。

我曾經親眼看見，

那些同摩爾人交手的人們，

他們雖然失去了家產，

但還是不屈不撓地鬥爭，

走遍了許多市鎮，

孤兒和寡婦都在那裏遊蕩，

給法西斯放逐了的人們，

永遠亦不得回鄉！

最後，他們找到一家酒店，

廣闊的天空就掛在他們的頭上，

他們分享着硬餅

再也沒有什麼好的食糧！……

這條馬路是他們的唯一的家，

是的，敵人也許會引爲驕傲——

這些都是我親眼所曾看見。

他們跑着跑着，好像是迷失了路途，

可是，照舊的，他們還是這樣倔強，

他們無論跑到什麼地方，

都在號召着別人的兒女，

爲了正義起來反抗！

受傷者的喉嚨裏火樣地燃燒，

但在他們的叫喊裏還充滿着復仇和驕傲。

他號召着所有還活的人們，

都起來爲死者鬥爭！

抗戰到底！高舉着拳頭！

爲受害者的兒女們雪恨！

簡單而堅硬的正義喲！

你應該淹沒這法西斯的鎗聲！

是的，這些都是我親眼所會看見。……

卡爾庇峨塔

M·阿爾託拉格羅

你塔上環飛的燕子，
你灰色的鴿子和白燕，
現在都變成怯懦的烏鴉，
或是殘酷的蒼鷹。
在每個空隙都有着機槍，
在每個神龕都擺着小砲，
他們把火流傾瀉到農村
保護着富人。

上帝的牧師和市僧，
正以屠殺爲歡欣，
他們鼓舞着暴民，
向工人們迫害；
從塔尖和屋角，
火在向下直流，
沒有人敢走出階門，
沒有人敢走過街衢。
耶蘇基督做主宰的，
莊嚴的教堂
現在都變成了

法西斯前

就是暗同這賤的人羣

指向這追隨的盜賊，

人民的軍隊

在發揚他們的怒火。

公共的廣場空了，

街上靜寂無人，

但是橄欖林裏，

人們在那兒聚會，

他們緊捏着高舉的拳頭，

對這死的威脅表示輕蔑；

八個勇敢的曠夫

自願爲這次戰爭而死，

一個微蓬的汽車

裝滿了人和炸藥，

他們像殉道者般

乘着車走過雪白的長街，

一切都在緊張中

屏息了氣息，

一切人物，田園，房屋，

都在期待着一個偉大的時辰。

但是這些敢死隊，
表示了他們的勇敢，
他們向着這途程馳去，
奔向着光榮和死的中間。
當一個一個倒地，
踏上了不死的聖域，
可是只有三個殘存的人，
乘着敝車馳近塔邊。
三個勇士冒死馳去，
穿過了雪白的長街，
倒在身旁的同伴

把猩紅的血染上他們的衣衫。

三個勇士冒死馳去

穿過了雪白的長街，

但現在他們染上了烟火，

漆黑得有如暗夜。

三個勇士冒死馳去，

穿過了雪白的長街，

他們拋棄了一切生存的希望，

誰也不屑遁逃！

他們挖掘到牆根，

在石牆上鑿開了孔，

最後卡爾庇俄的塔倒塌了下來，
堡壘變成了敵人的坟墓！

當橄欖林裏築出了

一陣雷鳴般的暴響，

破碎的灰塵埋葬了

三個英勇光輝的英人；

塔已經化成了飛灰，

只剩下雜亂的磚頭和石塊，

但是就是在這些石塊下，

掩覆着最寶貴的人類的遺體。

塔的殘壁已經殘破了，
但他的屋基還在，
屋基塗上了英雄的鮮血，
永值得人們的稱讚。
還有，在那些石塊上，
更有力的腳將會在那裏步行……
是的，卡爾庇娥的塔已經崩頹了，
但我們的戰士還是永生。

譯者的話

西班牙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有着很高的評價的，特別是在美洲，西班牙的文學傳統，具有着很大的功績；如美國的名詩人 Lowell, Lowell 都和西班牙文學有着最親切的因緣。不過百年以來，西班牙是落後了，所以一談起西班牙來，大家都好像只是回想到西班牙文學的過去的光榮。

西班牙的內戰，促使着所謂「無脊椎」的西班牙精神復活起來。當千百萬的人民手裏拿起了武器和他們的法西斯蒂鬥爭的時候，他們又開始歌唱了，他們復活了西班牙詩歌中最古老的傳統——中世紀的民歌。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這種民歌在西班牙是最流行，不管有智識的，或沒有智識的，大家都可以口頭哼唱；這種現象足足維持了一個世紀。可是後來漸漸衰落了，牠只在農民，美洲的原始人民間殘存着。當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風靡全歐的時候，這種形式曾大大地影響到美國的詩人們。

西班牙智戰發生後，保護文化反漢西斯蒂亞諾者大同盟，開始發行週刊，而其中有兩頁是由名詩人阿爾培特，和阿爾瓦拉格爾主編的「內戰之歌」。詩人們開始在戰場裏面與士兵們聚會，朗誦這些新歌。新的詩歌就在這樣戰鬥的圈子中更迅速的產生着。不久，這批歌就給法國作家保衛文化國際協會所主編的「公社」裏面譯出。以後，又給R·福菲里士譯成英文。這裏所譯的不過是他們所選擇的裏面的一部份。

——發 行

詩 創 作 社

桂林新橋北里廿號

——譯 者

黃 藥 蕨

——主 編

胡 危 舟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二 年 四 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

當然，譯詩難，而譯那些帶有民歌作風的詩更難。所以我只能擇其中為我所能懂，而且自己有把握在譯出以後，讀起來仍不失其為詩的那些譯出。統計一年多來，我會先後譯出了二十餘首，但因為生姓懶散，散失了一部份，還有幾首則因為在中國讀者讀起來不像詩，所以又把牠們刪去，現在集在這集子裏的一共有十一首，真不敢說是什麼介紹，不過是一種嘗試而已。

現在西班牙革命是暫時失敗了。然而人民還在鬥爭着；從這編詩裏面，讀者們也一定可以看到西班牙的人民是屈服不了的。

最後，我要感謝艾青先生，他給了我以翻譯這些詩的可能。

譯者，一九四〇，十二月，三日於桂林。

